

好人？坏蛋？——读刀尔登《中国好人》

徐琼琰



对于史书，我向来敬畏有加，这也包括了历史教科书。想想，汇聚了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的事件，正襟危坐地从头读到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忘得差不多了。

亏得我们还有“戏剧”这东西，这可比史书生动多了。生旦净末丑往戏台上那么一站，再抛出句定场诗，譬如“奉主之命出朝堂，一片丹心保楚邦”什么的，忠奸立辨。如果还搞不清楚，你可以看脸啊——红脸黑脸白脸大花脸，是啥角色，准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然而，刀尔登说：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也就是说不能一棍子打死一个坏人，或者一棍子打醒一个好人。遍览他的《中国好人》，不见一个纯粹的“好人”，也找不到一个坏得渣都不剩的“坏蛋”。当这些历史人物走下戏台，卸去浓墨重彩，我眼前的，不再是一个个泾渭分明的好人或者坏人。他们，有无奈，也有纠结，有矛盾，也有挣扎。而这无奈与纠结，矛盾或挣扎，在刀尔登漫不经心地讲述中，显得格外淋漓尽致。

儿时看越剧《桃花扇》，老人们总会一边流着泪，一边骂：香君真可怜哪，那个大胡子（阮大铖）真恶、真坏！实际上，阮大铖也因热衷权势，荣登《明史》“奸臣传”，令人不齿。但问题是：这恶与坏是咋来的？坏人打一开始就是坏的吗？

提起阮大铖与东林党人的恩恩怨怨，可就说来话长了。原本阮大铖和东林诸君子关系尚算不错，但阮在遭遇东林党人几次打压后，觉得投效无门，干脆倒向阉党，展开反噬。双方互撕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事实上，历史中的每次党争权斗，大多以失败收场，咬出一嘴毛，谁也卖不了乖，倒是白白地便宜了看好戏的第三方。

对于好人主义，刀尔登一言以蔽之：（他们）擅长干两件事，一种是逼姘为良，另一种是逼良为娼。在这儿，作者讲述了“坏蛋是怎样炼成的”，顺便也总结了当时的主流观念，那就是“捉、坏、蛋”。东林之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而阮大胡子，则不幸被选中，成了东林党人笔下的“小人”。

至于曹操，永世都是扮白脸的份儿，这边台上演，那边台下骂，被人骂了也快千年了。但诸位看官在骂的同时，有没有一点眼红呢？

通常，政治领袖在文学上不需要特别优异才能，做个文学爱好者就差差不多了——君主才高过人，倒显得有些咄咄逼人了。

曹操名声差，照刀尔登的话说，一大半是因为他不是皇帝，（若是他称帝为王，那自是另一种说法了），另一小半原因，则是他以士人的身份掌天下之柄。做文士而称孤道寡，什么好处都被他一个人占光了，那让其他人还怎么玩呀？不骂死他才怪呢！

历史人物中，唯一在人性上无懈可击的，是包拯。作者掰着手指头，历数包拯的优点：他从头到脚找不到一丝毛病，政治上所有言行，皆出公心，私德也修养得一无破绽——这么完美的人，多难得啊。只是最后，刀尔登纳闷了：包拯为什么不笑啊？

对啊，包拯，你为啥不笑呢？为啥不交朋友呢？为啥没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呢？

开卷永不嫌晚

潘玉毅

人这一生大抵会经历一个阶段，有书可读的时候厌倦读书，没书可读的时候又想读书。正如我们上学的时候期盼放假，放假的时候又期盼上学一样。

书于人而言，是一个十分矛盾的存在。一方面，读书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因为每天坐对文字，就算这些文字会跳舞，看上千回百回也觉厌了；但另一方面，读书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简单的文字经过排列组合，竟能衍生出无穷意味，不能不让人觉得神奇。

成书于汉代的《礼记》中就已有“秋学礼，冬读书”的说法，古人即使归隐林下，最大的乐趣也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可以这样说，没有书的人生是黯淡无光的。与古时候不同，如今，我们可读的书太多了，所谓“数不尽的土粒，渡不尽的学海”。显然，穷尽我们的一生，也读不完所有的书，这就需要有所选择的阅读。但凡适合自己的，可以增长自己见闻的，弥补自身不足的，优先读；无关紧要的，可读可不读的，慢慢读。

阅读不只是一种消遣，还是一个照镜子的过程，书中的知识可以清楚地照见我们的浅薄，让我们不断完善自己。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读了几本书，常常会觉得全天下就自己知道得最多，当他经历了生活的磨炼，随着阅历的丰富，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浅薄，此时，再读书便已十分必要。不过现代人通常会瞻前顾后，老觉得自己现在年纪大了，精力不如以前，感慨着“要是能早几年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那样的话可以多读点书”。沉浸在自责、懊悔、犹疑的情绪里不能自拔，最终又将错过当下这个读书的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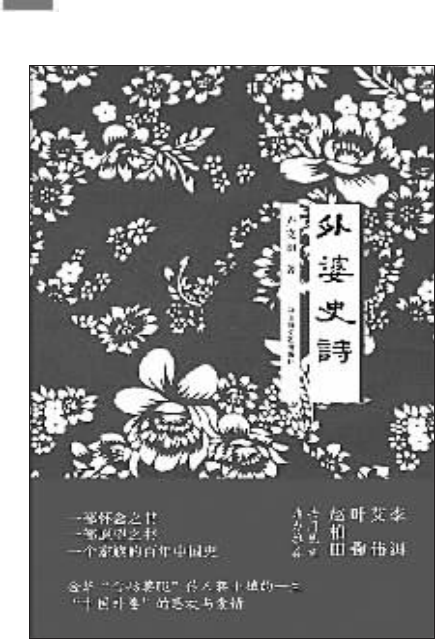
其实，读书没有年龄的限制，谁也没有规定应该什么时候开始读书，读什么样的书。读书如行路，只要出发了，不管你从哪个道口上的高速，都不影响你以后的进程，所以只管放开读罢了。别犹犹豫豫，等到太阳落山了，才感到阳光的可贵。汉代刘向的《说苑》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问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古人 70 岁读书尚不嫌晚，我们又怎么好意思说在三四十岁的年纪开始读书已经晚了。俗话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对白首而言，我们现在还年轻得很，再者，秉承“活到老，学到老”的好学精神，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可以是读书的起点。但是，如果只是想想，而未能付诸行动，或许哪一天真的就迟了。

“千秋逸兴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这副对联是曾国藩送与其九弟曾国荃的，当时曾国荃仕途失意，曾国藩告诫他，不管在什么时候到何种境地都不要忘了保持一颗虔诚的好读书的心。百余年前的话，放在今天也是一样的适用。

命运是一株如火的萱草——读《外婆史诗》有感

甘徐梅



“生活在一座安谧的村庄，一条大道坚硬而遥远，通向一个血和泪的地方，我们纤尘不染。每天夜晚温暖而宁静，我们给美丽坚韧的姑娘保存这宝贵的真诚，生活的希望是其中一种。”阅读完卢文丽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之后，我的脑海里浮现了这首艾吕亚的诗。

小说记叙了在江南这一片土地上，“雪筋蒋腿”创始人蒋学筋的曾孙女蒋小娥，也就是“我”的外婆那如萱草般的一生。浓厚的江南气息，仿佛注入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灵魂之中。外婆的美丽柔韧，对爱的执着坚定；外公的坚毅乐观，对事业的不懈追求；还有家族里许许多多人物复杂的品性，那时而豁达开朗，时而小心翼翼的心境，随着人物塑造悄然紧密地展开。而此地经历的命运，此地失落的梦幻，此地埋葬的歌声，此地中断的节拍，都在岁月里随风飘散，作者用文字把它们封存，我们也与故事中的人物一起在不知不觉中明白了何为命运、何为人生。

萱草，又名忘忧草。它是这浩瀚宇宙中渺小的生命，生长在被人遗忘的山野，与寂

品鉴

后院因何起火——读吴鲁言长篇小说《后院》

赵淑萍



一直以写短篇小说见长的镇海作家吴鲁言，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后院》，用了笔名“云鹂”。小说以《后院》为题，令人想起成语“后院起火”。确实，书中的三对夫妻，他们的婚姻出现了状况。

三位女主人公李华、朱丽文、卢惠是传统女性，虽然李、朱是成功的职场女性，平日以女强人面目示人（相比之下，卢惠要弱勢一些），但是，她们骨子里以家庭为核心，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在别人眼中，她们的家庭令人羡慕：丈夫身居高位，物质条件充裕。可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朱丽文的丈夫历加新深爱着初恋情人，这使妻子的心灵笼上了驱之不散的阴影。卢惠的丈夫段斌品行卑劣，自己有外遇，在家对妻子使用冷暴力，最后，受大男子主义心理驱使，失手导致卢惠香消玉殒。那么，李华呢，即便暂时拥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也不敌第三者插足，以离异告终。

三位女性都受过高等教育，不仅面容姣好，而且善良、宽厚。朱丽文心怀怜悯，收养了丈夫初恋情人的女儿。段斌贪污腐化，被开除公职后，卢惠为孩子和老人着想，选择仍然留在家里，毅然舍弃了一份真正的爱情。李华之所以离婚，是被“小三”的骨肉计所蒙。后来，前夫病重，她还是前去探望。

她们深爱家人，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但是，人到中年，却一个个铩羽而归，更有甚者，失去生命。

寥的村庄、树林，还有长眠于土地里的人们相伴。看到萱草花的人们，会被它那热烈如火焰般的生命姿态而触动，仿佛即使身边是死亡与贫乏，也能从没有尽头的悲伤里汲取绝地重生的力量。芸芸众生中那坚韧的灵魂亦如此，它们能在时间的长河中，义无反顾地投身进自己命运的漩涡。作者以萱草花为隐喻，暗指外婆蒋小娥那曲折却不平凡的一生。在这个烟火人间，我们能记住伟人，知晓名人，对他们却往往不会有深入骨髓的感动。而那些与我们的生命相连、默默无闻的人，却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赤诚且深刻的烙印。每每想及，那些逝去的岁月便如倒流般让我们感同身受，我们铭记他们，怀念他们，把他们写成或隐或显的文字，使之永存。我想，作者便怀着这样的情怀，没有刻意地安排叙述顺序，而是进入到每一个历史画面中，始终陪伴在外婆身边做安静的旁观者，看着人们上演的那一次又一次悲欢离合的故事。

如果人生如泡影，便优雅地遗忘苦难吧。就像小娥，虽不知她是否明白生命的本色就如梦般缤纷，但她在灰色坎坷如顽石的命运里脚步坚决，因为爱，选择了从未停歇。灵魂或许是相似的，而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更加贴近了作者与外婆小娥间的距离，作者以第二人称的视角见证了不断起伏的历史，也见证了被淡忘的历史褶皱中，外婆那令人感动和敬佩的一生。

在小说中，作者用一段段朴素又不至乏意的文字，记叙了一个个具有戏剧般画面感的情节，它们不能被直接相连，却不难使读者在脑海中勾勒出整个长长的故事。它朴实，却没有陷入乏味的回忆；它诗意，又满满接了一地的人世尘埃。当然，文字在一串串的叙述中，显得些许破碎，但这点瑕疵或许可以被忽略，因为它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品味小说里人物的命运。

生命是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态。而那种叫作命运的事物，或许就是那狂妄隐秘的沙尘暴，在每一个时代里，考验着陪伴着那无数仿如萱草的生命。作者盛着满满的爱写下这篇小说，让我明白，爱能让人忘记什么是注定、什么是忧难，还有，什么是永远鲜活地活在当下。

荐书

《百岁忆往》



作者	周有光
出版	三联书店
日期	2012年 11月

周有光是国内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和文学的专家，他的口述之书《百岁忆往》，真的是简洁，回忆他 107 年的人生记忆，同时也是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

他出生在传统旧式人家，受父母的影响，养成了乐观天性，这也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他曾就读于当时国内最新式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照他的说法是：“我坐独轮车上学，就是跨越 900 年的文化事件奔向现代。”后又在光华大学读书。其夫人是著名的合肥张氏四姐妹中的张允和，因此和沈从文是连襟，他调侃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成功的原因是“沈从文脸皮老厚的”。

他经历的现代史上的历史事件、接触的著名人物很多，书中寥寥几句就交代了，感觉细节还是少了些，很多东西可能随着他的故去就永远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有点点评，真可谓言简意赅。他对一些近现代名人，如蔡元培、胡适、徐志摩、爱因斯担、老舍、罗常培、马寅初、林汉达、薄仪等人的回忆，虽然简短，却很生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岁月，老先生依旧头脑清醒，其实单是养生之道，就可以写一本书了。

（推荐书友：仇赤斌）

《似笑非笑》



作者	沙玑
出版	九州出版社
日期	2015年 12月

意识流小说以人物意识活动为结构中心来展示人物持续流动的感觉和思想，往往打破传统小说说正常的时空次序，而出现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大跨度的跳跃。人物心理、思绪的飘忽变幻，情节段落的交错拼接，现实情景、感觉印象以及回忆、向往等的交织叠合，象征性意象及心理独白的多重展示，往往使叙事显得扑朔迷离。

沙玑，一位行走于文学与艺术之间的独立思考者，自称“离开的一代”，是意识流文学的忠实维护者，迄今已完成“离开”系列三部曲之《离开的猫》与《似笑非笑》，而后者秉持她一贯的写作风格，大量运用内心独白、蒙太奇等手法，在时空交错中展开故事情节，达到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20年的光阴，大学时的兄弟情谊，进入社会后的妥协与无奈，曾经相亲相爱的三位昔日同窗在彼此的误解和闪躲中分分合合，聚少离多。当有一天，“等边三角形”不复存在，其中的一位永久离开，那份心病，让主人公终于明白，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谁，他犯下了怎样不可饶恕的错误。

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精巧的构思，将一部感人至深波澜不断的作品展现给读者。“离开的一代”也是步入中年的一代，是社会中具有决定性的承载。为逝去的青春慨叹，为坚守的爱情和友情致敬。生命中的很多东西，失去了就不会再来，惟有把握当下，珍惜美好。

（推荐书友：朱延嵩）

《你的形象价值百万》



作者	（加）英格丽·张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5年 9月

一个人的形象就好比是一张名片，不自觉地传达出有关我们性格、品位等各方面的讯息。这张名片通常不需要语言，而仅仅是他人脑海里自然而然构成的无声影像，但这影像却生动鲜活，每每提及，便映入眼帘，转化为外在的语言便成了评价。一件事若被冠上“评价”之名多少就有些犀利的味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人能对自己有好的评价，因为这是一种用金钱买不来的无形财富，常常会影响我们的发展，甚至决定我们的未来。然而当今社会特立独行的审美意识和所谓张扬个性的时尚潮流却对传统典雅的形象艺术造成了冲击。《你的形象价值百万》一书从人的气质、着装、礼仪等方面将形象的正确性打造及重要性娓娓道来，不仅教会我们如何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通过打造美好形象来取得成功，更给我们一种反思：有时候形象于无言中决定着我们的未来。

我们从小便接受着师长“不要以貌取人”的教诲，大力赞扬雨果笔下加西莫多的心灵美，我们总是刻意地强调自己并非“外貌协会”，实则还是无法挣脱爱美之心的枷锁，不假思索地选择现实生活中的“爱斯梅拉达”。这并不是我们肤浅，而是出于个人的内在审美价值，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在面试时、在各类社交场合中个人的形象的确是我們能否脱颖而出的关键。

《你的形象价值百万》从外在气质、着装搭配、沟通语言等决定个人形象的方方面面逐一叙述，结合社会心理学、服装、职业素质、个人修养等领域为读者传达提升自身形象的要点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借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和实例来讲述每一章节，语言浅白明晰，简洁易懂，真正为有需要的读者打开了一扇提升个人修养的大门。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讲述并非传教式的独白，而是经过精心的安排设计。在书的每一小节前引用数句古今中外各界名人的经典话语来衬托主题，恰到好处地运用名人效应博得读者的信任，也为其下文的阐述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又在每一节最后加入总结式的建议，一语中的，真正给人以明确的指示和方向。作者还特地加入了“自我提升形象设问”版块，进一步给读者以引导。

（推荐书友：皇甫佳英）